

專業輔導不想再自殺

兩個罕見疾病兒-妥瑞氏症得醫治

基督徒國際事奉神學院 (CI)
見證人：研二生/流便支派/林美華
電子信箱：udxx.lee@hotmail.com

在養育小孩的過程中我經歷很多的困難，最大因素是因我和先生都來自家庭功能不佳的家庭，所以我們也是都帶著創傷未復原的狀態在養育小孩。所以孩子有了先天的問題在加上我和先生不當的管教，所以他們的成長之路真的是很辛苦。

三個孩子從小就有生理上各自不同的問題，在他們還在幼兒階段，我就需要帶著他們在醫院穿梭，作感覺統合矯正治療。入小學後，在情緒及與人互動上也出現問題，其中一個孩子更是天天被老師處罰，回家後又被我們不當管教，所以孩子出現反社會行為，而問題也嚴重到需要求助身心科醫生及心理諮商師。醫生認為孩子患有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且強勢的主張要吃藥控制，一但吃藥就需要吃到十八歲之後才能停。但我個人從事輔導的工作，所以我也從專業的角度觀察孩子的行為，但我個人認為並非是典型的ADHD，而且心中實在沒有平安要讓孩子吃十多年的藥（利他能）來控制行為，且家中的親子間問題尚未改善，心裡非常痛苦，在這困境中，就常有想帶著孩子去自殺的念頭。

100年暑假，照顧家裡及工作壓力壓得我已經走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因為我們是信主的家庭，我自己也很追求主，也熱切為孩子禱告，我們更是經歷過非常多次主的醫治釋放工作。然而孩子的問題，親子問題仍然存在。100年6月時，張淑容姐妹極力邀請我參加8月基督徒國際事奉神學院(CI)在台南周瑜家博士所主持的母腹傷害醫治特會，我已經不抱任何希望，起初也是有點勉強參加。但第一天隱藏在我心裡很深層憤怒及苦毒的情緒就被大大釋放了。第二天則是與父母親之間受傷的情緒，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我已經處理好了，但在這次的是更深層的，連我自己都已經忘的也顯明出來。第三天是我與天父上帝的關係，原來我是恨天父上帝的，在釋放過程我是咬牙切齒的，對天父上帝咆嘯，手還在空中一直打，原來我信主後，把從小到大受到的傷害合理化，一切一切就是天父上帝管教我、磨練我，但靈裏是恨神的，也是因為這些苦難太痛苦了。這三天我深深的得釋放，也重新再感覺到自己是被阿爸父愛著的，真的經歷主耶穌與我一

起走過這些流淚、流血的傷痛。

直至9月時我也回應了主的感動，到CI就讀，這時我的其中兩個孩子也升上了六年級及五年級，但他們身體出現快速眨眼、轉頭、作皺鼻...等的動作，且惡化非常快，生活能力完全受影響，其中一個甚至無法正常行走，也被學校老師打傷了。經過醫院醫生的診斷，孩子患有妥瑞氏症，也因為tic很嚴重，醫生希望用藥物來幫助他們。但我心裡仍是不平安，有一天從腦裡閃過一個意念，天父上帝對我說：「我創造孩子來到地上，並非為吃藥而來的」，所以我確信孩子的幫助不是用吃藥的方式所以我也尋求天父上帝的醫治。我雖然被醫生告知妥瑞症的tic在18歲前是不會消失的，且18歲後也不是每個孩子的tic都會好。但我還是靠著微小的信心開始在CI學習，並為小孩尋求主的醫治。

八月在台南參加醫治特會時，周院長為我禱告，有提到我的祖先流人血罪及拜偶像問題嚴重，所以孩子也受影響會有嚴重問題。深入探討，我和先生都是妥瑞氏症患者，醫師也曾說妥瑞症會遺傳，我的父親也有妥瑞症狀且直到年老症狀並沒消失。當時我的孩子發病時極為痛苦，甚至流淚求我救他，我抱著他痛哭，我告訴他我無法救他，只有主耶穌才能救他，因此他也願意尋求主的醫治。我個人用「家族流人血認罪禱告詞」禱告，孩子的部分，我就帶領他們宣告主的醫治臨到，並奉主名命令腦部各系統要健康平衡發展。另一方面我們也繼續做親子諮商，尋求教養子女的方法。我和先生在使用認罪禱告詞，先生約在唸了第100次左右，我則在唸了約第150次左右，我們經歷主耶穌醫治了孩子，孩子的tic症狀就越來越減緩得醫治了。

我開始使用「家族流人血認罪禱告詞」禱告時，非常困難，精神無法集中，所以常在一遍的禱告詞中，需要不斷的反覆，只要精神不集中，我就重新再開始禱告。實在非常不容易禱告，後來在禱告時，我就會播放敬拜與讚美的詩歌，這樣禱告才容易集中精神了。在禱告的過程，我在第三十次及第五十次時有明顯改變，為人禱告明顯的有能力，且在帶領孩子禱告時也開始覺得盼望，我的口裡也不再出咒罵小孩、先生的話，自己的生命有其妙的轉化。時至今日我仍然在CI持續追求醫治放禱告，我們的夫妻關係及親子關係都在持續復原中，感謝主賜下饒恕與醫治，也謝謝周瑜家院長研究開發教材，編寫了認罪禱告詞，幫助了我們。